

太平縣志

藝文中

冊七

晉城考

晉乘蒐略

中丞

康基田

興縣

周簡王元年晉遷於新田今山西平陽府曲沃縣有絳邑故城卽
晉新田地初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今山
西蒲州府臨晉縣有瑕城卽郇瑕氏故地河東鹽池在其北帝舜
所謂南風之薰阜吾民之財者也故諸大夫以沃饒近監國利民
樂爲言欲得其地而居之獨韓厥以爲不可謂建都立邑必擇土
厚水深之處然後可以育養人民郇瑕土薄水淺不如新田水土
深厚有汾澮以流其惡無沉溺重隄之疾至謂山澤林鹽爲國之
寶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理固如此而其矢志所屬惟以

瑕邱水土淺薄民愁墊隘姑爲探本之論以息衆議而宓居非謂
林監之不可寶也春秋大事表曲沃縣西南二里爲晉新田成六
年景公遷都於此亦謂之絳自此以後傳文所書絳皆新田之絳
矣顧寧人晉都考晉先後四都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翼城縣昭
侯封文侯之弟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都曲沃在今聞喜
縣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士蔿所築城趾
尚存歷惠懷文襄靈成六公至景公遷於新田在今平陽絳縣後
魏始名曲沃當汾澮二水之間於是命新田爲絳而以故都之絳
爲北絳

荀息論

宋尚書左僕射諡文正 司馬光 君實 涑水

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爲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獻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爲國正卿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已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而非所以爲褒也

卷之三

一劍之任非將事論

明鎮標中軍

王明統 邑人

嘗聞爲將者當務萬人敵不當務一人之敵也夫携劍搏鬪一人之敵也其事小運籌制勝萬人之敵也其事大古之名將莫不以其大者自務而以其小者視人蓋以其事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昔者燕丹含怒思以一劍恤恨卒圖窮七露莫奈政何論者以爲嬴秦當與爲荆卿惜而不知其所自任者謬也三晉滅智豫讓思以報無卹乃一則如廁動心再則過橋驚馬雖舞劍擊衣突之於趙何損不爲深謀遠慮而冀以一劍報國士之恩難矣楚漢爭鋒之際漢弱而楚強乃以七十餘戰之威卒敗垓下豈兵力至是而屈

哉蓋以獨力自恃中鮮臧謀之故也魏惠攻韓涓稱大將齊師入境滅竈誘敵涓於此時不能出長策圖萬全而乃輕兵驅利墮計馬陵毋惑舉火未及而萬弩攢軀也不然諸葛武侯綸巾羽扇服蠻虜制強敵曹魏孫吳望風而潰初未聞其手持寸刃也淮陰將兵多多益善亦不聞矯矯然以劍自雄也他如韋懷文羸不及騎板輿督軍劍非其所長矣會須威魏師走元英雍雍乎儒將風流大宇自藏巨闕耳何嘗撫劍疾視哉乃知油潼畫計轅門妙奇則將事原野設伏相時投機則將事行見謀猷之芒刃太阿斂鋒威武之利鏘含光避銳指揮之鋒銛莫鉅讓武設施之鐔鋏雪練莫

倫談笑之中有湛盧几席之間有飛景彼一劍不過擊人五步而
吾不劍之劍則千里殺將也彼一劍不過能斬一人而吾不劍之
劍則萬眾咸戮也彼一劍不過威以服人而吾不劍之劍則不戰
服心也若而將者則韓信與劉滅項之芳塵可步而荆軻秦廷立
斃之烈禍不致矣孔明翊主三分之盛軌可駕而豫讓橋下危身
之慘害不招矣懷文破魏強國之勲猷可恃而項羽烏江伏刃之
敗跡不蹈矣元凱平吳安晉之鴻名可並而龐涓樹下引頸之潰
聲不罹矣茲非其以不劍之劍爲事哉然是不劍之劍要必以心
境爲爐學問爲銅素養爲火候侯大冶之陶鑄無不盡其極於焉

運之無前劍也無形斯為天下之神劍

遷驛辨

進士劉贄邑人

古無史村驛也曲沃志以遷移爲改還誣已其云明洪武八年改
太平相里驛於蒙城留廠夫於史村考明史不載遷驛事則改驛
之說爲附會無疑蓋飛符傳命經國要務明太祖振古人豪一政
之成必幾經廷議斷自宸衷更路遷驛祖制國典何以不載史冊
况明初建都金陵有事晉省或不必經由太平曲沃豈有無端遷
驛之理並洪武八年亦沃志臆說耳是以曲沃稟言洪武而奏摺
言志載明季稟言歷考統通府縣志及該縣兩驛碑文咸載改設
原委窺其改設之由父老傳聞云云則亦沃令自爲傳聞而已竊

以國都縣邑代有更易要亦其時因利乘便政體宜然相里果爲何代驛站渺不可知但地形旣異驛路自更其設之蒙城而不於史村也必一時清釐驛站按途計里確不可易是以數世遵守罔敢輕議倘謂驛設蒙城不如遷史村之可以均勞逸而紓馬力豈前人之知必出今人下哉蒙城踞壚頭山嶺巔其北下嶺峻坡陡四里許爲邑之蒙村村居嶺陰故名蒙蒙有溝深可數十百丈自嶺巔至溝底經之者馳驟康莊如身墜井底因名蒙坑古人謂爲天險後魏書將軍安同曰臣嘗受遣詣絳督租見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卽此厥後溝有橋坦然成大道俗謂古蒙

坑今爲蒙亨遂以蒙坑爲蒙亨云而過橋直上數里過蒙城亦下坡里許其路之艱於馳驅如故也當設驛之時意必謂蒙城去平陽八十里嶺以下地平路近自北而南上嶺卽馬力可息去侯馬五十里路極阻長故二十三年邑令南應泰移腰站於辛店而沃令張坊卽曉曉具詳謂辛店去侯馬三十里實則步丈三十七里則辛店至蒙城二十里當亦實二十五里爲六十餘里之站而自南而北上嶺亦可以息馬力矣以至近之八十里與至遠之五十里爲適中前人計道里而恤馬力可謂曲至遂於嶺巔建城爲驛亦名之曰蒙而額馬四十頭翼城則二十二頭半絳州一頭太平

十一頭曲沃僅五頭半而已是豈遷驛蒙城以苦沃民也哉况

國家立制周詳有一馬卽有一馬支給有一夫卽有一夫工食公事
公辦本不遺累編氓驛在曲沃而太平協濟馬十一頭並協濟侯
馬一十七頭太邑官民越境急公數百年羣安於王土王臣之義
驛在曲沃猶之驛在太平也今以史村爲適均史村至平陽六十
里固爲甚便去侯馬七十里實則八十餘里侯馬至辛店三十七
里沃令詳謂南令私移腰站數日卽跑斃健馬二匹腰站設於高
縣而史村之馬馳四五十里而後上下峻嶺復馳二十里而至史
村馬皆官馬也何不幸而爲史村之馬哉且古建蒙城驛於嶺巔

設驛丞一員所以司驛務亦所以守險隘蒙城固曲沃之門戶亦太平之藩籬也移驛裁丞蒙城卽爲閒地與破門戶而撤藩籬何異張令朦朧詳稟以致險弛馬困良可痛已詳又謂遷驛曲沃舍大道而新開隘口蒙坑豈歷代用武扼險至遷驛時始有新路以致沃有兩驛哉要其意亦非加厚沃人留千年去後之思故誕其詞以聳聽也不過因一縣兩驛當軍務繁興之際縣官難於奔走應付耳嗟乎有治法無治人小民苦累不歸咎於辦理之不善而歸咎於驛是紊郵政也或曰據絳州志高僉都御史鐸實奏遷金臺驛於侯馬因遷太平相里驛於蒙城鄉先生能更制以厚其鄉

人卽沃志亦力辨其烏有矣而絳志用爲誇張不知適爲張令所藉口也

巴山辨

劉 贊

博物記臨汾縣地有賈鄉賈伯邑後魏書魏太祖圍姚平於柴壁
渡汾西築圍南扼蒙坑東杜新坂守天渡屯賈山使平水陸絕路
蒙坑新坂天渡賈山俱柴壁近地天渡當在今東西吉賈山當在
柴壁西北今西賈東北岡阜與北賈南賈連界其地意西周之賈
國而姬姓伯爵者也伯字必駕切巴字去聲或實賈伯山而訛伯
爲巴也巴蛇名巴之死其骨爲陵巴山形亞於西北岡阜西溝東
河臨深爲高南北長三十里東西寬五里旣訛伯爲巴遂以其形
如蛇而因以其骨爲陵象之因名巴山與左傳桓九年虢伯芮伯

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臨汾地有賈鄉爲賈伯邑意曲沃之強近先滅賈遷賈伯於西山麓今縣西有賈岡賈坊或卽賈鄉坊岡與鄉音近與俱未可知也或曰文獻通考載賈國在今同州夫虢芮荀俱近曲沃故周釐王命之賈國遠在秦雍何以命及通考註賈國在同州可疑則左傳敘梁亦可疑何也左傳固漢張蒼之書而非周之左邱明氏也